

第二期目錄

大時代的婦女(論文)..... 蔡

人生(散文)..... 安治

鎮靜者(獨幕劇)..... 約翰

紅玉(戲詞)..... 徐飛白

山本實彥的本來面目(隨筆)..... 露子

憶岳武穆(詩)..... 張帆

噩夢(詩)..... 孫多慈

我憩息在庭前石階上(插畫)..... 慈

藝壇傳訊..... S A

廿七年七月十一日出版

捷徑。

現在億萬的民衆已經武装起來，在前方，前方，甚而至於敵人佔領的區域內，作種種不同方式的奮鬥。婦女們佔國民的半數，在這神聖偉大的時代，又那能以屠房或家庭為唯一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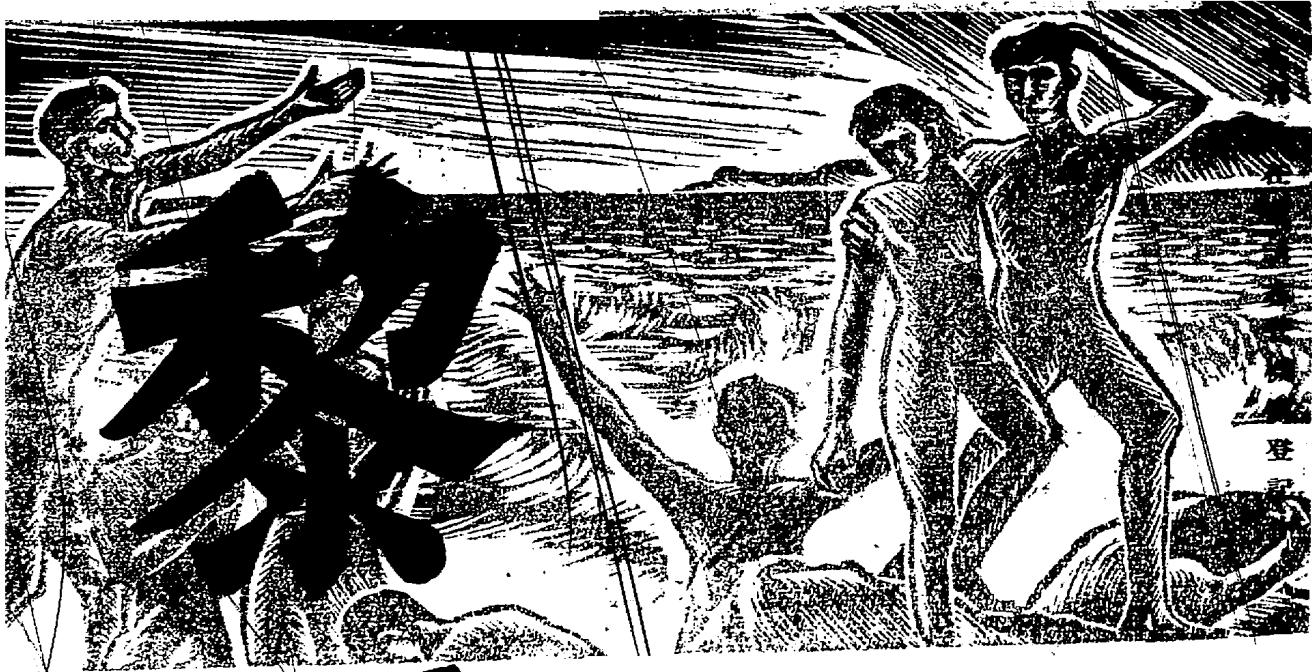
可憐的中國婦女，幾千年來，被禮教的尊嚴所桎梏，所謂四德三從，是婦女的金科玉律，個性與才能早就被那奴隸式的

這不是一個平凡的時代，一個民族，

在幾千百年中，也難得遇到這樣一個偉大的激烈轉變的機會！有人也許會厭惡這個時代，因為美好的家庭，舒適的生活，被牠破壞了；安逸者被流浪到遙遠的異地，富庶者變成了赤貧。更有的人也許會覺得時代戰慄，飛機大砲的聲音，和鰲肉橫飛的景象，是多麼的驚心動魄！誰也不曉得。

到了明天，這生命是否還與我們相隨？這些念頭浮動在弱者的心頭，增加可無數悲觀和絕望的論調。可是憧憬與恐怖莫事何補！在起初這些人還以謂婦與屠戮或者能夠保存生命，求得苟安，但是事實告訴了他們：連奸與順民的下場也是一樣悲惨！一年來的經驗教訓我們如果要求生存，要再過昔日那恬靜平安的日子，祇有用血戰力去爭奪掉後，此外再也沒有其他的

CHINA
NATIONAL
LIBRARY
NANKING



明

黎明句刊 教育消滅無餘！以致女子的無用不但見於理論方面，而且也表現於事實中了。可是自從海禁開放以後，更廣大的事實給這大前提的一個反證明：女子的才能並不亞於男子！於是婦女運動就與其他的船來品一同輸入中國。但終因爲傳統的權威一時不易打破，同時歷史也很短促，所以只有極少數的城市女同胞見到了大路上的微光，向前掙扎；而這少數中的多數又不幸走錯了途徑，做了商品與金錢的奴隸。至於其他那一大部份的女同胞們，自然還在糊裏糊塗的過着她那寄生蟲的生活。

我們是不是僅僅在憤慨這些人，嘆息她們是可憐也就算完了？或者憤恨這些人，認她們爲不可救藥的落伍者？不，那不是正當的態度，她們各方面都和我們一樣，不過她們缺少了一個琢磨的機會和正確的指示！

現在機會來了，這不平凡的時代展開在我們面前，生存與滅亡是兩條大路任人選擇；我們要緊追着這時代或且作爲領導者呢？還是要停留在那裏被時代所遺棄？我相信前者一定是大多數所願意選擇，婦女們也不能例外。

在這一年的抗戰過程中，很多婦女已經加入了這個神聖的事業，不過在另一方面也還有更多的婦女徘徊觀望，或者苟且逃避夢！有些婦女以身體軟弱，能力有限，缺乏訓練爲藉口；有些婦女以爲時代並不需要她們。要知道在全面抗戰的今日，無論前方或後方，可做的事真是多得很，只待有心人去選擇；拿起長槍利刀到最前線去與敵人拚命，不過是這些工作中最痛快淋漓的一種，並不是救國工作的全部。

覺悟吧！時代的婦女們！睜開眼睛看看，這是怎樣一個千鈞一髮的時候！還不快武裝起我們的意志，爲中華民國的獨立自由，解放而努力——也就是爲婦女本身的自由解放而努力——我們一定要用我們的成績去爭取鞏固的地位；要在全面戰的過程中顯示婦女與男子同樣地英勇辛勤，同樣地盡了國民一份子的責任。

人 生

安治

人生真像一隻小船，飄蕩在時間的海裏。這一個海雖然經過無數心靈的測量，犧牲了無窮的血汗與生命，仍不能得到一幅確切的地圖，可以作後來者的指引。就因爲他太無定了，他好像有一個範圍，有一個法則，而實際還是不可捉摸！

有好些人終生掙扎在驚濤駭浪之中，沒有休息，沒有平安，他的咀咒，他的祈求，沒有誰能夠聽得到，更沒有誰願意加以援手；祇有自己握緊了舵，勉力奮鬥。也許就在今晚或是明天天亮之前，碰上了不幸的礁石；也許居然度過黑暗，風平浪靜；而他已精疲力竭，長眠不醒！也許他還能夠支持，可是也不會走得太遠；有一個永久的彼岸等待着一切的生命，那就是衰老和死亡！

當然有另一些人，幸運地航行在平靜的海上，有朝霞和夕照供他流連欣賞；有明月和羣星啓發他的幽思。有爽風和微波的音樂來解慰他旅途的岑寂。但他因爲太幸運了，於是自己也並不覺得幸運的可貴。也有些駕舟者，在一陣風濤的驚險之後，或是十分煩惱疲倦的依頃，忽然發現一個綠洲，那上面有糖果可以供他豪飲，有金黃的沙灘，新綠的草坪供他休息；有許多珍奇小花樹，溫馴的動物供他遊玩，使他意外的驚喜，充滿了感謝。可是也許忽然有一場冰雪，一陣怪風，花樹都枯萎了，動物都匿跡了，水流都枯竭了，那時又不得不離開他，帶着傷心的悽惘，重新掛起船帆！

也有時已經隱約看到前面就是一個樂園，而逆風使你不能登岸，也有時當你上岸之後，發現那兒不過是一個荒涼的孤島，或許還藏匿着毒蛇；每人都用自己的理想去猜度未知，而未知終不是理想。人生的苦惱在此，人生的美妙也就在此！

黎妨停泊，遇着荒島也不必懊惱。我們無須憂鬱，無須焦灼，不管途程的長短，不管危險阻或平安，總會到達一個同樣恬靜和平的彼岸！

可是在這人生航程中的某一個方向，似乎比尋有線索可尋。祇要你堅持不懈，不遺失了南針，不中途觸礁沈沒；你就會到達一個王國，這個王國或許就是爲你所創造！這在萬萬的人羣當中，曾經有幾個智慧的勇敢者，達到了目的。那個事業的王國，並且在那兒時時向着我們招手呢！

鎮靜者（一幕喜劇） 約翰

地 中國長江沿岸某城某大學男生宿舍

時 強鄰壓境之某晚八時至九時。

人 1 男生趙、錢、孫，女生李。

（幕底爲一簡樸之書室。趙倚案斜立，錢坐椅上，室內甚暗，僅一燭光搖曳。沉默片刻，忽有砲聲，錢躍

錢：聽！又是砲！

趙：儘他放吧！我倒願他多開幾砲，把這兒做夢的人早點驚醒。

二 錢：（重又坐下）可是驚醒了恐怕還得再睡！

期 趙：凡事你也不能儘朝壞處着想，一切都

沒有希望，你生活下去還有什麼意義？

沒有蒼蠅的能力和自由，結果是一個毫不費力的被撲死。

趙：不能抵抗的人至少也該鎮靜一點。

錢：鎮靜，說說是很容易；（有砲聲）聽！又是兩下！不曉得是不是咱們軍隊

錢：又搬出真理來嚇人！算了，這不是講經說法的時候，我問你，到底走不走？

趙：管他呢！今天沒有電燈，我們該早點睡覺。

錢：我可睡不着。還是早點打算打算，假如日本兵當真進了城，我們怎麼辦？

趙：早着呢！儘管放心睡，到那時候我自有辦法。

錢：你有我沒有！

趙：我的就是你的，一個法子兩個人用。

錢：恐怕不預算得住！（有砲聲）又是一砲！

趙：（孫推門進來）老趙！老錢也沒走！

錢：歡迎，歡迎！

孫：你們怎樣，怕不怕？鬼戶也不蒙上飛機來給你一個炸彈！

錢：老孫的防空常識很可以，你不走嗎？

孫：跑回家去也是無聊，脚生在我腿上，小鬼來了不會再跑。

錢：假如說那兒是絕對的安全？像這樣的

錢：假如說那兒是隨便在那兒躲個幾天，實在不得

錢：聞風逃走，敵人剛好滿載；他可以像趕着蠅似的把我們趕來趕去，我們還

錢：得啦，得啦，讓你去自己騙自己；我可不懂什麼希望不希望。我祇曉得空想總是幻滅，遇了一天算一天！

趙：這是個人的經驗如此，並不是真理；我想如果有了理想再加上努力，不一定全會失望的。

錢：又搬出真理來嚇人！算了，這不是講經說法的時候，我問你，到底走不走？

趙：管他呢！今天沒有電燈，我們該早點睡覺。

錢：我可睡不着。還是早點打算打算，假

如日本兵當真進了城，我們怎麼辦？

趙：早着呢！儘管放心睡，到那時候我自

錢：你有我沒有！

趙：我的就是你的，一個法子兩個人用。

錢：恐怕不預算得住！（有砲聲）又是一砲！

趙：（孫推門進來）老趙！老錢也沒走！

錢：歡迎，歡迎！

孫：你們怎樣，怕不怕？鬼戶也不蒙上飛機來給你一個炸彈！

錢：老孫的防空常識很可以，你不走嗎？

孫：跑回家去也是無聊，脚生在我腿上，小鬼來了不會再跑。

錢：假如說那兒是絕對的安全？像這樣的

錢：假如說那兒是隨便在那兒躲個幾天，實在不得

錢：聞風逃走，敵人剛好滿載；他可以像趕着蠅似的把我們趕來趕去，我們還

錢：得啦，得啦，讓你去自己騙自己；我可不懂什麼希望不希望。我祇曉得空想總是幻滅，遇了一天算一天！

趙：這是個人的經驗如此，並不是真理；我想如果有了理想再加上努力，不一定全會失望的。

錢：又搬出真理來嚇人！算了，這不是講經說法的時候，我問你，到底走不走？

趙：管他呢！今天沒有電燈，我們該早點睡覺。

錢：我可睡不着。還是早點打算打算，假

如日本兵當真進了城，我們怎麼辦？

趙：早着呢！儘管放心睡，到那時候我自

錢：你有我沒有！

趙：我的就是你的，一個法子兩個人用。

錢：恐怕不預算得住！（有砲聲）又是一砲！

趙：（孫推門進來）老趙！老錢也沒走！

錢：歡迎，歡迎！

孫：你們怎樣，怕不怕？鬼戶也不蒙上飛機來給你一個炸彈！

錢：老孫的防空常識很可以，你不走嗎？

孫：跑回家去也是無聊，脚生在我腿上，小鬼來了不會再跑。

錢：假如說那兒是絕對的安全？像这样的

錢：假如說那兒是隨便在那兒躲個幾天，實在不得

錢：聞風逃走，敵人剛好滿載；他可以像趕着蠅似的把我們趕來趕去，我們還

錢：得啦，得啦，讓你去自己騙自己；我可不懂什麼希望不希望。我祇曉得空想總是幻滅，遇了一天算一天！

趙：這是個人的經驗如此，並不是真理；我想如果有了理想再加上努力，不一定全會失望的。

錢：又搬出真理來嚇人！算了，這不是講經說法的時候，我問你，到底走不走？

趙：管他呢！今天沒有電燈，我們該早點睡覺。

錢：我可睡不着。還是早點打算打算，假

如日本兵當真進了城，我們怎麼辦？

趙：早着呢！儘管放心睡，到那時候我自

錢：你有我沒有！

趙：我的就是你的，一個法子兩個人用。

錢：恐怕不預算得住！（有砲聲）又是一砲！

趙：（孫推門進來）老趙！老錢也沒走！

錢：歡迎，歡迎！

孫：你們怎樣，怕不怕？鬼戶也不蒙上飛機來給你一個炸彈！

錢：老孫的防空常識很可以，你不走嗎？

孫：跑回家去也是無聊，脚生在我腿上，小鬼來了不會再跑。

錢：假如說那兒是絕對的安全？像这样的

錢：假如說那兒是隨便在那兒躲個幾天，實在不得

錢：聞風逃走，敵人剛好滿載；他可以像趕着蠅似的把我們趕來趕去，我們還

錢：得啦，得啦，讓你去自己騙自己；我可不懂什麼希望不希望。我祇曉得空想總是幻滅，遇了一天算一天！

趙：這是個人的經驗如此，並不是真理；我想如果有了理想再加上努力，不一定全會失望的。

錢：又搬出真理來嚇人！算了，這不是講經說法的時候，我問你，到底走不走？

趙：管他呢！今天沒有電燈，我們該早點睡覺。

錢：我可睡不着。還是早點打算打算，假

如日本兵當真進了城，我們怎麼辦？

趙：早着呢！儘管放心睡，到那時候我自

錢：你有我沒有！

趙：我的就是你的，一個法子兩個人用。

錢：恐怕不預算得住！（有砲聲）又是一砲！

趙：（孫推門進來）老趙！老錢也沒走！

錢：歡迎，歡迎！

孫：你們怎樣，怕不怕？鬼戶也不蒙上飛機來給你一個炸彈！

錢：老孫的防空常識很可以，你不走嗎？

孫：跑回家去也是無聊，脚生在我腿上，小鬼來了不會再跑。

錢：假如說那兒是絕對的安全？像这样的

錢：假如說那兒是隨便在那兒躲個幾天，實在不得

錢：聞風逃走，敵人剛好滿載；他可以像趕着蠅似的把我們趕來趕去，我們還

錢：得啦，得啦，讓你去自己騙自己；我可不懂什麼希望不希望。我祇曉得空想總是幻滅，遇了一天算一天！

趙：這是個人的經驗如此，並不是真理；我想如果有了理想再加上努力，不一定全會失望的。

錢：又搬出真理來嚇人！算了，這不是講經說法的時候，我問你，到底走不走？

趙：管他呢！今天沒有電燈，我們該早點睡覺。

錢：我可睡不着。還是早點打算打算，假

如日本兵當真進了城，我們怎麼辦？

趙：早着呢！儘管放心睡，到那時候我自

錢：你有我沒有！

趙：我的就是你的，一個法子兩個人用。

錢：恐怕不預算得住！（有砲聲）又是一砲！

趙：（孫推門進來）老趙！老錢也沒走！

錢：歡迎，歡迎！

孫：你們怎樣，怕不怕？鬼戶也不蒙上飛機來給你一個炸彈！

錢：老孫的防空常識很可以，你不走嗎？

孫：跑回家去也是無聊，脚生在我腿上，小鬼來了不會再跑。

錢：假如說那兒是絕對的安全？像这样的

錢：假如說那兒是隨便在那兒躲個幾天，實在不得

錢：聞風逃走，敵人剛好滿載；他可以像趕着蠅似的把我們趕來趕去，我們還

錢：得啦，得啦，讓你去自己騙自己；我可不懂什麼希望不希望。我祇曉得空想總是幻滅，遇了一天算一天！

趙：這是個人的經驗如此，並不是真理；我想如果有了理想再加上努力，不一定全會失望的。

錢：又搬出真理來嚇人！算了，這不是講經說法的時候，我問你，到底走不走？

趙：管他呢！今天沒有電燈，我們該早點睡覺。

錢：我可睡不着。還是早點打算打算，假

如日本兵當真進了城，我們怎麼辦？

趙：早着呢！儘管放心睡，到那時候我自

錢：你有我沒有！

趙：我的就是你的，一個法子兩個人用。

錢：恐怕不預算得住！（有砲聲）又是一砲！

趙：（孫推門進來）老趙！老錢也沒走！

錢：歡迎，歡迎！

孫：你們怎樣，怕不怕？鬼戶也不蒙上飛機來給你一個炸彈！

錢：老孫的防空常識很可以，你不走嗎？

孫：跑回家去也是無聊，脚生在我腿上，小鬼來了不會再跑。

錢：假如說那兒是絕對的安全？像这样的

錢：假如說那兒是隨便在那兒躲個幾天，實在不得

錢：聞風逃走，敵人剛好滿載；他可以像趕着蠅似的把我們趕來趕去，我們還

錢：得啦，得啦，讓你去自己騙自己；我可不懂什麼希望不希望。我祇曉得空想總是幻滅，遇了一天算一天！

趙：這是個人的經驗如此，並不是真理；我想如果有了理想再加上努力，不一定全會失望的。

錢：又搬出真理來嚇人！算了，這不是講經說法的時候，我問你，到底走不走？

趙：管他呢！今天沒有電燈，我們該早點睡覺。

錢：我可睡不着。還是早點打算打算，假

如日本兵當真進了城，我們怎麼辦？

趙：早着呢！儘管放心睡，到那時候我自

錢：你有我沒有！

趙：我的就是你的，一個法子兩個人用。

錢：恐怕不預算得住！（有砲聲）又是一砲！

趙：（孫推門進來）老趙！老錢也沒走！

錢：歡迎，歡迎！

孫：你們怎樣，怕不怕？鬼戶也不蒙上飛機來給你一個炸彈！

錢：老孫的防空常識很可以，你不走嗎？

孫：跑回家去也是無聊，脚生在我腿上，小鬼來了不會再跑。

錢：假如說那兒是絕對的安全？像这样的

錢：假如說那兒是隨便在那兒躲個幾天，實在不得

錢：聞風逃走，敵人剛好滿載；他可以像趕着蠅似的把我們趕來趕去，我們還

錢：得啦，得啦，讓你去自己騙自己；我可不懂什麼希望不希望。我祇曉得空想總是幻滅，遇了一天算一天！

趙：這是個人的經驗如此，並不是真理；我想如果有了理想再加上努力，不一定全會失望的。

錢：又搬出真理來嚇人！算了，這不是講經說法的時候，我問你，到底走不走？

趙：管他呢！今天沒有電燈，我們該早點睡覺。

錢：我可睡不着。還是早點打算打算，假

如日本兵當真進了城，我們怎麼辦？

趙：早着呢！儘管放心睡，到那時候我自

錢：你有我沒有！

趙：我的就是你的，一個法子兩個人用。

錢：恐怕不預算得住！（有砲聲）又是一砲！

趙：（孫推門進來）老趙！老錢也沒走！

錢：歡迎，歡迎！

孫：你們怎樣，怕不怕？鬼戶也不蒙上飛機來給你一個炸彈！

錢：老孫的防空常識很可以，你不走嗎？

孫：跑回家去也是無聊，脚生在我腿上，小鬼來了不會再跑。

錢：假如說那兒是絕對的安全？像这样的

錢：假如說那兒是隨便在那兒躲個幾天，實在不得

錢：聞風逃走，敵人剛好滿載；他可以像趕着蠅似的把我們趕來趕去，我們還

錢：得啦，得啦，讓你去自己騙自己；我可不懂什麼希望不希望。我祇曉得空想總是幻滅，遇了一天算一天！

趙：這是個人的經驗如此，並不是真理；我想如果有了理想再加上努力，不一定全會失望的。

錢：又搬出真理來嚇人！算了，這不是講經說法的時候，我問你，到底走不走？

趙：管他呢！今天沒有電燈，我們該早點睡覺。

錢：我可睡不着。還是早點打算打算，假

如日本兵當真進了城，我們怎麼辦？

趙：早着呢！儘管放心睡，到那時候我自

錢：你有我沒有！

趙：我的就是你的，一個法子兩個人用。

錢：恐怕不預算得住！（有砲聲）又是一砲！

趙：（孫推門進來）老趙！老錢也沒走！

錢：歡迎，歡迎！

孫：你們怎樣，怕不怕？鬼戶也不蒙上飛機來給你一個炸彈！

錢：老孫的防空常識很可以，你不走嗎？

孫：跑回家去也是無聊，脚生在我腿上，小鬼來了不會再跑。

錢：假如說那兒是絕對的安全？像这样的

錢：假如說那兒是隨便在那兒躲個幾天，實在不得

錢：聞風逃走，敵人剛好滿載；他可以像趕着蠅似的把我們趕來趕去，我們還

錢：得啦，得啦，讓你去自己騙自己；我可不懂什麼希望不希望。我祇曉得空想總是幻滅，遇了一天算一天！

趙：這是個人的經驗如此，並不是真理；我想如果有了理想再加上努力，不一定全會失望的。

錢：又搬出真理來嚇人！算了，這不是講經說法的時候，我問你，到底走不走？

趙：管他呢！今天沒有電燈，我們該早點睡覺。

錢：我可睡不着。還是早點打算打算，假

如日本兵當真進了城，我們怎麼辦？

趙：早着呢！儘管放心睡，到那時候我自

錢：你有我沒有！

趙：我的就是你的，一個法子兩個人用。

錢：恐怕不預算得住！（有砲聲）又是一砲！

趙：（孫推門進來）老趙！老錢也沒走！

錢：歡迎，歡迎！

孫：你們怎樣，怕不怕？鬼戶也不蒙上飛機來給你一個炸彈！

錢：老孫的防空常識很可以，你不走嗎？

孫：跑回家去也是無聊，脚生在我腿上，小鬼來了不會再跑。

錢：假如說那兒是絕對的安全？像这样的

錢：假如說那兒是隨便在那兒躲個幾天，實在不得

錢：聞風逃走，敵人剛好滿載；他可以像趕着蠅似的把我們趕來趕去，我們還

錢：得啦，得啦，讓你去自己騙自己；我可不懂什麼希望不希望。我祇曉得空想總是幻滅，遇了一天算一天！

趙：這是個人的經驗如此，並不是真理；我想如果有了理想再加上努力，不一定全會失望的。

錢：又搬出真理來嚇人！算了，這不是講經說法的時候，我問你，到底走不走？

已的時候就和他媽的小鬼拼上一拼，總要撈回他一個兩個！

錢：失敬得很，又是一個英雄！可是各有巧妙！

怪！我聽到砲響一點也不駭怕，只感覺到有點心跳；我想祇要老子不太倒霉，炮彈總不會剛巧掉在我的頭上。

錢：要叫我一個人可真有點駭怕！不過炮

孫：這一動路也看不出什麼，祇是沒有一盞燈，影子也看不到一個。

錢：我嗎？有老孫做全權保

護人。

孫：慘透啦！要人保護。老

趙：

趙！你有什麼好法子？

錢：

別告訴他！說人家慘你

自己幹嘛又問？

趙：別鬧啦！我也沒有什麼

法子，不過要他胆大一

點就是。

孫：原來是空城計！

錢：有人跟你演空城計還不

好？我那兒一個人才難

受；洋燭也沒有，要睡

也睡不着；聽見砲响我

就摸出來看，漆黑的一

片，對頭山上一盞燈也

沒亮，可是有許多探照

燈在天空掃來掃去。我

想研究研究炮聲是從那個方向來的，想看看炮

彈在空中經過有沒有火光，等了半天

，什麼動靜也沒有，不耐煩跑進房

，他又來了一砲！（趙錢苦笑）真奇

（裕寧）中國的砲台真是無用，要是

我老孫做司令，早就叫小鬼吃不消！

錢：你一路來好走不好走？

孫：不見得！有丈夫的趕快回去靠丈夫，沒出嫁的更要早一點保保險。

錢：可是丈夫也該回去靠老婆才對！

山本實彥的本來面目

戲子

山本實彥係日本改造雜誌社社長，在八一三前，口口聲聲說要認識中國，聯絡中國人，所以到過南京多次。京中人士以其態度比較開明，亦為舉行座談會數次，藉資聯歡。

（裕寧）我記得：某日，他說要著一本蔣委員長傳記，俾日人了解中國

的偉大領袖，託為搜集材料，說要極珍貴的，又說要極秘密的，即

用重價收買，亦所不惜。說完了，現出一副市儈的神笑，把滿臉肥

肉堆成四個大小的圓圈兒——雙目架眼鏡構成兩個小圓圈兒，上下

唇列著紋飾成一個圓圈兒，肥満的下顎與圓頸髮飾構成一個大圓圈

兒。

（裕寧）在當時，玩這套日人慣用的手法，已令人難堪，不料戰事爆發

後，變本加厲，將親善提携等花言巧語，一改而為消除指導等荒謬

的謠言，更僥倖於東京香港上海之間，訪同敵前內相未次，東戰場

指揮官松井，駐華艦隊司令長官長谷川，把挑撥離間暴戾恣肆的談

話錄，陸續登石改造上，大做其生意經。

（裕寧）馬哥孛羅（Maccagno）書中有云：「日本島嶼裏的偶像，千奇

百怪，其中有一種在麻袋上生着兩副面孔。」依此以論，可說一面

是藝妓式的，甜言蜜語是她的長技；一面是浪人式的，狂豔粗魯是

他的本色。那末，衝諸山本實彥，也就是一個豪華人皮的瘦父！

（裕寧）

孫：我勸你別怕死吧，老錢

！你已經討了老婆，養

了兒子。我們才死不得

呢，老趙要死不得

！

趙：為什麼要更？

孫：這還庄說，我看你半天

不說話，我就曉得你心

真想著誰。放心吧！她

是千金小姐們早就傳聞

銀珠寶似的藏到安全的

地方了！

黎孫：沒有人拉住你，你走啊！
(門有剝啄聲)
趙：誰？請進！(李持手電筒入)

趙：誰？請進！(李持手電筒入)

噩夢

孫多慈

昨夜夢魂遙返故園，
飛越萬重山，
月色濛濛中認清迎江塔尖，
俯瞰江城。

何淒迷冷落而無人烟？

長江如銀色之白練。

今夜江堤無復有斷續砧聲，
也不聞納涼人笑語喧鬧！

★ ★ ★
龍山如屏障，
長江如銀色之白練。
今夜江堤無復有斷續砧聲，
也不聞納涼人笑語喧鬧！

上階石前庭在息憩我

作慈



門前石獅也換了地位，
老桂樹徒剩疏散之枝葉，
樹下曾有老鄰人指天上星星
說：「每年七月七牛郎織女在天河
相會。」
如今這一切都已成陳跡，
老桂樹搖曳着無限感喟！

★ ★ ★
夾雜着一些屠殺血腥味，
烽火迸發如漫天星子，
噫！今夜夢魂將焉歸？

廿七年七月在桂林。

李：你們都在這兒！
趙：(驚喜)是你！遠道歸來！我去找
你一次。

李：我今天出去了一天，(向錢)你說些
什麼？

孫：真出人意料，老孫該打屁股。
李：我今天出去了一天，(向錢)你說些
什麼？

泥士間依稀有
不相識者馬蹄蹊踏之痕跡，
那兒是我手植之山茶花和紫紅之玫瑰？
夜風吹散沉默，空氣中
錢：真出人意料，老孫該打屁股。
李：我今天出去了一天，(向錢)你說些
什麼？

孫：假如日本兵進城呢？
李：那時候你們怎麼辦？
孫：我們跑！
李：我也跑！
孫：別說笑話！

錢：真的，不是說笑話。你們可不可以告
訴我剛才到底談的些什麼？
李：真的，不是說笑話。你們可不可以告
訴我剛才到底談的些什麼？
孫：國難期間戀愛的問題。
李：有結果嗎？
錢：第一個問題，老孫主張見面再跑，不
得已就拚他一下；(指趙)他說隨時自
有辦法。

李：第二個呢？

(錢視孫而笑)

孫：你說我不怕！

錢：他說有了丈夫的一定趕回去靠丈夫，
沒出嫁的更要早早保險。可是老趙很

有眼光，他說不見得。

李：你呢？

錢：我還沒有來得及發表意見。

孫：那兒！他最怕死；他說丈夫也該回去
靠老婆！(衆皆大笑)

李：第三個問題呢？

孫：對不起，尚未付討論！

李：那麼我來問你，孫先生！假如你家裏

有太太，你回去不回去？

錢：那還用說：早已就回去了！

李：那你就不能笑他！

錢：是啊！我也沒有情人在這兒，為什麼不想回去呢？

李：（羞指錢）你這人真不識好歹，人家幫你說話，你倒反咬一口！

孫：李小姐，別生氣！趙先生才該生氣呢！

！你問了我們這樣多，也不問他一句。

李：我本來要問的，現在偏不問。

孫：糟糕！氣又洩到我頭上來了！你不問我們來問，老趙，快說！究竟怎麼樣？

趙：說什麼？大家安靜點吧！

孫：不成，你非說不可！

錢：要他說有太太走不走？有愛人走不走？

！現在的不走到底是爲了什麼？

孫：對！對！快說！

李：不許說！偏不說！

錢：你不說就是怕她！

趙：得啦！得啦！我無論有沒有太太，有沒有愛人；要不走都是不走的。

孫：太滑頭，不滿意！

錢：好了！老孫別鬧！現在要李小姐答覆我們！

李：我纔不當然。錢：不當然也是兩個問題，你爲什麼不走？假如你有丈夫走不走？

孫：快說！快說！現在還不爽快一點，假如馬上掉下一顆大砲彈，你要說還沒人聽呢？

李：有什麼可說？我根本沒有丈夫，這才不成問題。

錢：那麼至多讓你逃過一半，還有另一半？

李：我愛不走就不走，什麼也不爲！

孫：不滿意！不滿意！

錢：傻子！別嚷！你聽清楚了人家的答案

！沒有？她說：『她的『愛』不走，她就不走，別的什麼也不爲！』還不夠滿意嗎？（衆皆大笑）

趙：真虧你會胡扯！

李：有這樣的聰明可惜怕小鬼！

孫：（倒茶）痛快！痛快！讓我們大家來碰一個杯，雖然這不是酒！（衆皆起立飲茶碰杯）祝福李小姐，和她的愛

，（滑稽地）當然就是老趙！偉大的愛情堅固不朽！

錢：你聽清楚了人家的答案，

！現在的不走到底是爲了什麼？

！現在的不走到底是爲了什麼？

！現在的不走到底是爲了什麼？

！現在的不走到底是爲了什麼？

！現在的不走到底是爲了什麼？

孫：老孫萬歲！

錢：萬歲討不到老婆！

孫：放屁！（衆又碰杯）

錢：（微妙地）更要在危險中保持鎮靜！

李：我們真是在苦中尋樂！

（衆皆大笑舉杯，幕下。）

憶岳武穆

張帆

現在又見敵騎縱橫于中都的平原，而江南的繁華早已成爲畫粉；

使我們驚心于亡國的慘痛，更苦憶着歷史上抗敵的忠魂！

我們不能忘却痛飲黃龍的豪語，耳邊常震盪着滿江紅的歌聲。

少年時他便遵從母訓，願精忠報國永矢真誠；

經過了多少困難和挫折，鋒芒初試擊破了李成。

漸漸岳家軍成爲歷史上的一奇蹟，

精銳堅強像一隊勇武的天神！

許多流寇真不堪一擊，

揮戈北指逐敵于郾城；

金兵雖曾蹂躪中原如拉枯朽，

拐子馬的鐵蹄雖曾任意縱橫！

但我們的民族英雄更富于智慧，

一旅奇兵便使強寇瓦解山崩。

朱仙鎮上飲酒高會，
指日渡河迎回二聖；
敵人已成爲強弩之末，
大好的山河將重新還整。

乃有利慾薰心的漢奸，
甘心賣國做民族罪人；

統治者更是昏庸辟弱，

祇曉得享樂苟且偷生！

於是竭力拿出專制的威勢，
來阻止這勝利的神聖的戰爭！
更把岳公陷于莫須有的冤獄，
風波亭的遺恨千古難伸！

但大宋的統治也從此葬送，

奸人的遺像至今仍跪在岳墳！

現在不是一個相同的時代麼？

鐵蹄已踐踏到往日的傷心地，

無窮英勇的戰士壯烈犧牲！

可是中國不再是私人的財產，

中國已經醒覺，

羣衆已怒吼不再昏沉；

假如誰是精忠勇毅的岳武穆，

將有億萬人做他的後盾，

再沒有漢奸敢扯他的腿，

再沒有濫用的威權阻礙他爲國長征！

中國今日的前途是鋼鐵的長城！

紅玉

徐飛白

敵機每日輪迴濫施轟炸，
民衆慘死到處是火焰滔天，
倭奴殘暴個個人切齒痛恨，
難道世界上無公理只有強權？

最痛心大小漢奸助桀爲虐，
不顧廉恥賣國家爲了金錢。

這時候鄭州成了國防前線，
魚龍混雜不得不防微杜漸。

這時候紅玉立下了鋤奸志，
不鋤漢奸國家民族那得安全？

這件事情要心計又要沉着，
捕狼獵虎必須要勇敢當先！

她有兩個姊妹香琴是姐姐，
還有一個妹妹喚做美蓮。

年輕姐兒爲國立了功。
紅玉本是北方產，

北地胭脂勝南朝。

若論年齡二十還不足，
淺眉翠黛一見就魂銷。

她的風致翩翩沉魚又落雁，
靈慧質賽過了三國貂蟬。

雖然她出身花花草草，
志氣真比男兒強萬千。

她恨不能嫁個馬子乘，
志氣真比男兒強萬千。

她恨不能作個木蘭女，
志氣真比男兒強萬千。

她恨不能騎上馬鞍鞍，
志氣真比男兒強萬千。

她恨不能嫁個馬子乘，
志氣真比男兒強萬千。

她恨不能作個木蘭女，
志氣真比男兒強萬千。

她恨不能騎上馬鞍鞍，
志氣真比男兒強萬千。

她恨不能嫁個馬子乘，
志氣真比男兒強萬千。

她恨不能作個木蘭女，
志氣真比男兒強萬千。

她住在鄭州本是形勢要地，
中原今日的前途是鋼鐵的長城！

平漢龍海像一個十字交連。

◆ ◆ ◆

主人之湯意足喊酒來喝，
陪酒大醉現出了原形。

客人說：「我老劉生來四十五，
不會見過這樣好女人！
我有錢替你脫籍不問多少，
討你做個老婆成不成？」

紅玉聽了暗暗笑，

將計就計把話言：

「只要你高興我也願意，
我們是不分彼此兩心相印。」

可是你先得對我說實話，

你到底是官是商請快說明！」

客人一想這種問話有道理，

將心思和盤托出盡說原因。

却原來奉了日本特務機關令，
刺探我軍秘密大把鈔票藏在身。

還有三圍在後院留連忘返，

到鄭州狼狽爲奸害國殃民。

紅玉探悉真情隨機應變，

假說樂達從良相愛父相親。

本來選嫁個好郎君實所希望，

可是怎能作個漢奸婆糟了自身？

況且這個老傢伙粗魯貨色，

想喫天鵝肉萬萬不成。

這客人大言不慚色狂胆大，

紅玉姑娘更假意體貼溫存。

不知不覺客人迷糊沉醉去，

紅玉偷偷出房把計行。

先叫人通知香琴姊與美蓮妹，
留住客人莫走漏一點風聲！

又打電話告訴憲兵司令部：

速派隊伍前來包围四奸凶！

一會兒驚動整個院中男和女，

亂紛紛不知真情瞎碰亂撞。

有的竄到後門憲兵喝聲住！

有的急不暇擇往廁所裏衝。

結果四漢奸被擒人人稱慶，

紅玉姑娘一霎時譽滿國中。

誰道煙花女子沒有主張無情無義，

這樣的姐兒不愧民族女英雄。

報國原不分上流社會下流社會，

鋤奸也不分富貴和貧窮。

只要爲國家爲民族盡了責任，

千秋萬世後一樣受人推崇。

藝壇簡訊

S A

黎明旬刊 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一日創始
逢每月一、二、三、四、五日出版

編輯者

黎明旬刊社

發行者

黎明旬刊社

顧文藝界抗敵協會廣西分會

，已推定歐

陽子信，李文釗，韋容生，瑞謙子，張

安治五人負責籌備。聞不久即將正式成

立云。

畫家吳作人陳曉南等近在漢口受白崇禧

將軍之資助，赴北戰場寫真。

零售每冊

三月二角五分

預定

全年四冊八角
半年四冊五分

△畫家吳作人陳曉南等近在漢口受白崇禧

將軍之資助，赴北戰場寫真。

零售每冊

三月二角五分

△香港畫家王少陵，曾作《豪酒》之壁畫

，頗負時譽，秋間專出調查。

△武漢文藝社出版之文藝，爲武漢歷史地
久之純文藝月刊，自抗戰爆發後停刊多

日，今由該社之負責人胡紹軒主持復刊

，內容極爲充實云。

徵稿簡則

1、本刊歡迎外來稿件，

2、大刊得酌量刪改來稿，不願者須預
爲聲明。

3、如未附有足夠郵資，來稿恕不退還

4、來稿錄用後暫以本刊爲酬。

5、來稿請寄桂林美術學院轉黎明旬刊
社。